

【发郊】肯为我停否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04587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045879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发/殷郊
Additional Tags:	ABO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1 of 【发郊】故事集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02 Words: 13,803 Chapters: 1/1

【发郊】肯为我停否

by [BiuBiuBiu_XD](#)

Summary

U23同志忍痛删减的封神前篇：年少不知风雨骤，武王情定东夷山！

Notes

众所周知，U23同志囿于时长和市场接受程度，删减了不少戏份，其中就包括本片的ABO世界观设定以及姬发殷郊定情，为庆祝闻太师成功预订硬卧、天下共主的男人头没缝好但姑且先穿上了袜子，特此将片段放出，望大家吃好喝好，不信谣不传谣，多谢！

微米级生子，纳米级寿X考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more [notes](#)

(○)

“可你知道，我父亲又是怎样对我的？”

牢狱阴冷，肮脏，漂浮着禽兽与人类肉骨混杂腐溃的腥臭，招来天谴的王身披一袍锦红，隐于暗影，立于笼中，盯着外面跃动的炬火，低问一个不会有人好奇、也永远无人回答的问题。

意料中的沉寂。连猛兽都停了嘶鸣。

他在等什么？

不过片刻晃神，殷寿垂眸敛去那些多余的感情，回身望向正坐在干草中饮酒啖肉的老伯侯——发髻灰白凌乱，刺字破脓红肿，但所有狼狈都不及他脸上的从容和看穿一切的讥笑来得刺眼。无法愚弄。无从伪装。这是他钦佩的人，他羡慕的人，所以也是一旦无法同路，必须杀的人。

他的确答应过伯邑考不杀姬昌，而且这一次，早已习惯谎言的野心家决定信守一回承诺，并将自己的好心情归结为上位者对玩物的取乐，只是……他可没说不让别人杀。

——虎毒不食子。

——子之侍父，如敬昊天，乃人伦之根。

而殷寿，偏爱看些践灭伦常的人间惨剧。

“我不杀你，还要放了你。别忘了，你还有一个儿子在我手上。他很像我，我最欣赏他，甚至给他机会做我真正的儿子，”想起某个不肖子，他眼中的幸灾乐祸暗淡了些，“……可惜，如今要换个做法了。”

说完，他拿起手上的竹篾，回味某人带给自己的快活，笑得恣意，然后吹奏起来，在宫人的拜伏中信步踱出牢房，将崩溃失声的老者和方才半真半假的流露，一并扔在身后。

（一）

质子旅甫一建成，朝中公伯侯爵等着看笑话的大有人在。

何为质子？东西南北大小共八百诸侯，各遣其子入贡大商，示以忠诚，若诸侯反，先杀其质子。

质子于政治上的意义毋需多言，但军事上的战斗力，真没什么人抱期待。想来一帮能被生身父亲放弃的孩子，会有多大能耐？让他们结成一支军队，形式远大于实质，不过是给这帮人质找个安置的去处，说来好听罢了。而当殷启在殿前言之凿凿地推荐臣弟殷寿作为质子旅主帅时，众人脸色更精彩了。近年来随着帝乙年岁愈长，他对长子的偏爱已经到达毫不掩饰的地步，寸步不离地带在身边，大小主事皆问其政，反观次子殷寿，则常年征战在外，帝乙甚至因其勇猛，哪里兵危战凶、胶着难下，便派殷寿去哪里亲征。王之圣心无人敢违逆，自然也无人为殷寿鸣不平，论及此事，只道是大王对这个次子，用的很“舍得”。

——不受宠的王子领着一群弃子。

不少贵胄重臣的眼中浮现嘲弄。

——当真可笑。

殷寿并未分给他们眼神，多年来，他对这种场面已由愤恨转为漠然，不浪费丁点情绪，只目不斜视地望向他的父王，探寻父王神色。然而父子之间隔着他的兄长，隔着冠冕繁复的珠帘，他甚至无法确定帝乙有没有看过自己一眼。

再不做他想。

殷寿面不改色，凛然受命。

既给了他一支军队，他便训出一支军队。

铺就战场的，是热血白骨，是最公平的兵不厌诈、你死我活。无人比他更加清楚，在那里，被摆布、被放弃、被亏待的不甘一旦得到机会宣泄，将爆发得多残忍。什么秩序，人伦，天道，他不是靠这些东西活下来的。

当天回府，殷寿与妻子姜氏难得发生争执。

事关他们的儿子。

面对朝中归来的夫君，姜氏一身淡雅素色，形容沉静，不卑不亢地劝道：“司命皆言郊儿虽承继殿下武勇，但长成乃坤泽之身，终需托一良人。您素来教子严苛，妾未曾多言过，然今要带他入质子旅，我为人母，不得不拦！他年幼无知，品性率真，一入军中无人管教，来日若血气方刚铸成大错，坤泽失了清白的名声，要如何自处？”

“名声？哼……”殷寿面色阴沉，嘴角噙起冷笑，独子的分化是梗在他心口的一根刺，每回念起，都是一阵怒火中烧，“我不是王！”他朝姜氏喝道，无人见识过二殿下战场外狰狞的模样，除了他的发妻，“我既为将帅，只需要勇猛的战士去流血杀敌，为我殷商开疆拓土，要儿子的清白名声何用！是等那闻仲打下北海，父王再封一方诸侯之时，送他上门与人联姻？”

姜氏闻言一怔。

她哪里听不出，这是在含沙射影讽刺他们的婚姻。

漆黑的眼瞳闪过一点晶莹，但迅速被抹平了去。姜氏忍下心痛，行礼告退，转去后院寻殷郊。她无法动摇丈夫的决定，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儿子多加教诲。

行过几道回廊，还未见人，便远远听到少年清脆的说笑声。

“哈哈！再来，再来！你这般不堪用，如何不受别人欺负？”

一如既往，单单只是听着儿子的声音，姜氏便大感宽慰。

不同于夫妻二人的深沉，她的郊儿是个开朗直爽的孩子，殷寿不喜，认为这性子不足与他谋事，姜氏却爱惜这份赤诚，也只有面对儿子，她疲惫的心才能暂且得以放松，因此对稚子的天真，姜氏时常陷入想教又不忍教的天人交战。

“少主啊，我不想再跟您学武了！小的没您那天赋……”仆役捂着满头包鼠窜逃命，流下的眼泪却不是因为疼痛，“您明天就要离府，好好歇息吧，或者还有什么想吃想玩的赶紧告诉我，我去给您准备……”

“什么少主，从今天起要叫我少帅！”少年殷郊停下追逐，不再与他为难，原地用木棍耍了套利落的枪法，汗水在阳光中闪光，麦色的肌里迸发着好似用不完的力量，整个人意气风发，“我要像父亲那样，做大商第一勇士！”

仆役皱眉表示不解，“您是第一？那殿下也是第一？……怎会有两个第一？”

一墙之隔的姜氏听到这里心道不妙，眼底泛起浓浓的担忧，但未及她细想清楚，那边的少年人又换了话题。

“少…少帅，您以后在军中，可得离那些质子远一点，八百诸侯没人会舍得把坤泽送过来的，您、您别吃亏呀……”

“笑话！”殷郊甩了甩碍事的长发，带起几颗汗珠，不以为然，“我既身为少帅，若不能与他

们同住同训，如何为军中表率，为父亲分忧？”

“那也不能让他们占便宜啊！”仆人急声喊道，像是想象到什么可怕的画面，声色俱厉，大有与人拼命之势。

殷郊被他突来的聒噪吓到，握紧手中长棍，“占便宜？何人能在我手上占到便宜？莫非……”他恍然大悟般瞪圆了眼睛，“莫非质子当中有什么当世杰出的高手？那我可不得松懈，明日不能给父亲丢脸！”

眼瞅着少主又开始干劲满满地与空气比武，满脑黄色废料的仆人憋红脸不说话了。

听完一切的姜氏无奈扶额，她这儿子，有些东西简直教都教不明白，看来她需得仔细斟酌说辞，想法子让他谨慎行事。

另一边，殷寿难得归家却与妻子不欢而散，再无兴致于府内久留，索性直奔质子营校场，去亲眼检验这批特殊新兵的质量。他做过太久父兄手中的剑，如今得尝执剑人的滋味，颇有些迫不及待。

殷寿历经沙场，又带兵多年，自认有识才之能，既识贤，也识庸，能筹谋胜利，也能为了战果，心绪毫无起伏地指挥将士去死。这群半大少年能有多深的城府，殷寿放眼望去，一一看清。迷茫的，逢迎的，明哲保身的，愤世嫉俗的，懒惰的傲慢，自卑的倔强，形形色色的人，包裹着青春独具的光鲜，乍看耀眼，但看多也就那样。

意兴逐渐阑珊。

直到一个考校骑射的身影闯入殷寿视野，终于令他眼前一亮。

那少年的身量比背上所负箭袋高不得多少，策马弯弓的架势却熟稔得很，隐约能窥见未来战场上漂亮的身姿，而殷寿最喜的，是他清秀面庞上嵌的那双眼睛，与人交谈时无风无波，沉稳得读不出情绪，而一旦上马、开弓，眼底散漫的星尘即刻凝起寒光，气魄摄人，展露出几近恐怖的胜负欲。那是输比死还要难受的眼神。不讨好，不求辱，不惧战，亦不逞勇，时刻准备着去掠夺，去胜利。

殷寿觉得有趣。

于是他走上前问：“你是谁？为何来朝歌？”

少年回他——

“我乃西伯侯姬昌之子，姬发。要做大英雄！”

(二)

经过一天严酷的试炼，质子们总算大致摸清了自身处境，脱下从家乡带来的朝拜礼服，换上戎装，对未来上阵杀敌、凭一己之力建功立业的命运有了些许实感。生活在集体中，他们也迅速熟络起同病相怜的战友，首先自然是以己方伯侯之子为尊，建立起东西南北四大阵营，然后有的志趣相投打成一片，有的则相看两厌直接结怨。八百个半大少年，白日校场之上杀声震天，私下里各怀心事暗流涌动。等到第二天朝阳升起，营里讨论最多的话题已经落在了即将到来的主帅之子身上。

尽管殷寿只字不提儿子的分化，扬言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、严加训教，但起初，并没有几人加信。“一视同仁”？他们在家中况且享受不到，弗论现在流落异地，成为饱受冷眼的质子。而且，贵族家的子弟，不继承爵位无妨见多识广，男性坤泽虽稀少，但大部分质子都有见过的，夺目的美貌，旺盛的繁衍力，又不似女性坤泽那般弱柳扶风上不得远路，因此但凡带点出身，都会是上佳的政治交易品，被养在深宅待价而沽。这殷郊是当今二王子的独子，更绝非他们所能肖想，说要送来打仗？不适合，也太浪费了。

所以当那位高眉深目、皮肤晒成麦黑的漂亮少年，扛着杆比自己身高还高的长枪，煞神一样冲到训练场，站定在他们眼前时，在场所有人都不由得有些惊魂。

见过男性坤泽不假，没见过这样的。

质子甲溜到友人身边，小声嘀咕：“居然真来啦！坤泽细皮嫩肉的，留疤可怎么办欸。”

质子乙：“……他那么黑，应该看不出来吧。”

质子甲：“你说万一我跟他分到同组角力，该使多大劲儿？听说他们都是豆腐脑，一碰就碎，一撞就晕呐！”

质子乙：“你去问质子丙吧，我感觉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，有点冷……”

质子们议论纷纷，但毕竟没什么出格之言，姬发听得心中不爽却也不好发作，沉默地收回了目光。再回神，发现殷郊竟走到了自己身前。

“你是姬发？”

仗着比人高半个头，殷郊横眉冷目，居高临下地发问，语气不善，含愤带怒。

质子们来朝歌不过第二天，心思尚惶惶，今遇主帅之子挑事，纷纷噤若寒蝉。

气氛陷入紧绷，如箭在弦，一触即发。鄂顺思索着出手干预的利害，崇应彪则满脸玩味地坐等看姬发倒霉，至于姜文焕，身为当事人表弟，对这位表哥的出格行事素有耳闻，早远远地躲去角落热身，免受殃及。

姬发仰望着那张好看的脸，将手中弓箭立于身前，拉起个像是防卫的架势，其实他并不害怕——只要不连累父兄他没什么在怕的——他只是心跳有点快。此时此地，他是离来人最近的人，能闻见浮动在空气中似有若无的异香，能逆着光察觉他额上的细汗，以及眼睑处不自在的颤动。

——有点...可爱。

但不可言说。

说了便是不敬。

于是他有意延长了这场“对峙”，不动声色地在欣赏与定神之间犹豫徘徊，良久才作答。

“我是姬发。”

得到他肯定的答复，殷郊维持着不动如山的站姿，松了口气。

他方才在父亲那里受到刺激，气急之下孤身跑出来找人，半路才想起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姬发，准确地说八百个人他一个也不认识，难不成要一路打听过去？太杀威风了！但训练场已经有人发现了他，朝他投来探寻的目光，他退也不是，只好强撑镇定地继续冲过来，临了又想起西岐尚黄，便在一众黄头巾里挑了个身位靠前、相貌顺眼的，未料竟被他一举挑中。

——看来今天运气不错。

他颇为得意。

危机解除，殷郊恢复信心满满的模样，对姬发摆出一副挑衅姿态，笑道：“父帅言你膂力甚好，若以驰射选才恐在我之上。你，可愿与我较量一番？”

姬发欣然同意，于情于理他都没有拒绝的必要。

他的父亲姬昌是一位多谋仁善之君，自小教导他锄强不忘扶弱，是以他对于处境弱势之人向来抱有一丝矜怜，但无丝毫过分亲近的冲动。然而眼前这人，据说是位坤泽，却神采飞扬地说要与自己并驾齐驱，于自己最擅长的技艺上争胜，他当然不能令其失望。

殷郊颓唐地倒在地上，脑中嗡嗡作响。

他居然输了。

先前火山爆发般的不服被彻底打消，连尘灰都散尽，仅余一片茫然。

姬发在取胜的瞬间便被西岐质子们团团围住，庆祝欢呼，精彩的比试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不知不觉间，什么乾元坤泽之别，连带一些轻薄的遐念，早被质子们忘在脑后，这是他们自流离以来所得的第一个荣誉，着实鼓舞志气。姬发开心之余又有些担心，边应和着人群，边不住透过他们去看殷郊。

胜利者的心不在焉很快便被发现，众人此时方如梦初醒，缓缓收了声，担忧这位身份尊贵又心高气傲的少帅翻脸。

——虽然原本也不是什么好脸色。

沉默并未持续太久。

因为不多时，殷郊因落败而空落落的心里猛然窜起一阵灼热的狂喜，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，英雄相惜果然快意！他也后知后觉地记起母亲昨晚叮嘱——军令如山，不得违逆父帅，军心团结，不应处处争强。

他翻身站起，望之畅然，然后不待众人反应，疾步向姬发走近，大力拍上少年坚实的臂膀，朗声道：“姬发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！”

姬发被他笑得晃神，一时不察竟被来人打个趔趄，待稳住身形，也被感染得随他一起大笑起来。但终不似他那般单纯。

这是姬发不曾期盼的相遇，于孤身冷暖时收获的珍贵相伴。而他现下被殷郊激起太多太陌生的感情，竟令他越欢欣，越冷静，甚至前所未有的清醒，审视起自身境遇……今日之前，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英雄，今日之后，英雄似乎成了达成理想的手段。身为坤泽想上战场，那便一起赴战场。他不想让他失望，不想见他受伤，定会全力护着他，攥紧每一次胜利，看他笑着向自己依来。

“朋友”。

姬发细细咀嚼着这个目前独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
觉得真好。

(三)

去他的朋友。

营帐内，姬发紧拧着眉头为殷郊敷药，手上温柔，心中忿忿。

质子旅结成已有七年，他和殷郊“最好的朋友”也做了七年。七年辰光足以改变许多事，包括少年抽高的身条，质子旅声名的渐起，以及姬发在这段关系中越来越难维持的耐心。

早年初见之时，殷郊曾凭一己之力，成功让全营忘记他第二性别。他素性好武，又不拘小节，训练时嫌天热有碍发挥便打起赤膊，甚至与旁边的乾元比拼起肌肉来，其神色之磊落，场面之热烈，助无数少男迅速“脱敏”。那段时间，谁敢说自己对殷郊有绮念，起码被嘲笑半年。同是战场上滚过泥地、历经生死考验的铁血男儿，老拿人家是坤泽说事显得你乾元很能么？无非暴露自己心胸狭窄、思想污秽罢了。

但率性而为的殷郊很快遭到主帅惩罚，不为别的——殷寿从不在外提起儿子的坤泽之体，仿佛全无此事——只责他行貌无状，目无军纪，不足为人表率。无功便是过。这下质子们算见识了主帅对亲儿的严苛，要不是姬发找了个行军的借口跪下求情，殷郊恐怕又将被打得昏死过去。而目睹过殷郊身上血淋淋的鞭伤，有几道甚至落在坤泽价值连城的脸上，他们也彻底相信，主帅是真没打算把这儿子嫁出去。

自那之后，殷郊开始学着父亲的模样，努力收敛性情，不复先前与人戏谑不为虐的随和，少笑，少言，多杀敌，多冲锋。

他对父亲的责罚没半句怨言，因为在经年的战事里，殷寿以他的智谋和武勇赢得了所有人由衷的崇敬，所有人深信，他的怒火，必有缘由，他的做派，定有深意。

殷郊亦效仿起父帅对全军一视同仁的理念，纵然喜欢姬发，人前也轻易不表，而是与四大伯侯之子保持着平等的距离。完战归来的庆功宴，他不会加入炫耀战绩的任何一方，只默默在篝火旁饮酒，仿佛对四方间的较劲毫不在意。唯有在殷寿动怒时，殷郊会急切地挺身而出，但他不比姬发，情急下常常想不到什么理由，只能声色恳切地望着父亲，祈盼他能怜恤亲生儿子的心意。

意外的是，他的这副模样，殷寿每回都很受用，只要得他求情，就不再与姬发多做计较。

军营生活第五年，殷郊迎来分化。

那天他仍是坐在旁边喝酒，听兄弟们谈话，突感下腹一阵潮热，紧接着是天旋地转的晕眩。来不及作任何反应，酒杯碎裂，他倒在了姬发怀里。凭借过人的体能，他并未失去意识，抬眸望见身后友人涨红的脸，甚至眼中也染上血红，只当他是担心，于是拍了拍他的手示意自己没关系，甚至满是余裕地起身向其他兄弟们摆摆手，才被姬发拉扯着扶回了帐里。

殷郊很冷静，起码比他身边的姬发冷静多了。

殷寿再不满自己的亲子，既身在特殊的质子旅，各项军需用度也是顶配，上好丹药一应俱全。而且商人尚质，凡事卜算，殷郊是王亲，又有姜氏这个天天往大司命府奔走的母亲不时传来训言，因此对自己的分化，殷郊只想说——算得真准。

但凡事都有意外。

虚弱的坤泽被搀扶着吃了药，却倔强地不肯躺下，姬发无法，只好也卸了戎甲上榻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休息。

帐内一时静极，只有两道难耐的喘息声交叠在一起。等殷郊五感回觉，埋首在年轻乾元的颈肩，他发现了一件母亲从未与他说过的事……于是慵懒笑起，将散乱的长发蹭到一边，轻声道：“你好香。”

这些年他跟随父帅去到许多地方，跑遍四方边疆，深深体会过大商国土的幅员之广。阴雾沼泽，湿热丛林，冰川覆地，黄沙漫天……但只在姬发身上，他找到回家的感觉。不用多么壮阔的奇景，青草，米粟，山泉，云间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姬发虚抱着他，一言不发，全部气力都用来克制身体的颤抖，不想惊扰怀中人。他不知殷郊是出于本能还是故意，又或者单纯把自己朋友是乾元这件事给忘了，居然第一时间选择了依赖他。

他比殷郊早分化几个月，过程可不像今天这样平静，只因心里藏一人藏过太久，惯于隐忍，面对内心猛然倾泄的欲念和身体无从辩驳的反应，顿时手足失措，处理得十分狼狈。

而此时此刻，刚成熟的坤泽近在咫尺，衣衫松散，毫无防备，甚至本能地放出信香，索求人生的初次雨露，姬发所受之煎熬尤胜彼时，却不得发作，不敢有任何逾矩。

他的心上人出身高贵，是如火般热烈强大的美人，誓要做大商第一勇士，而自己现今尚无足够亮眼的军功在身，无一官半职，不过是个朝不保夕、前路渺茫的质子，着实无颜与其言明心意，更无法提出任何要求。他既不说给，他便没资格要，只能恪守友人本分，护着，看着，等药物平息情潮，一切恢复原初。

然而情之毒在锥心刻骨，一日不拔除，便在每一个昼夜春秋中越陈越重。人之根性则在不满足，既已尝过肌肤相亲的温度，又怎能甘愿退回朋友的礼数。是以后经年，姬发日渐沉郁，殷郊越发话少，两人举手投足间皆是不自知的亲昵，谁也不晓得这张友谊的面具将在哪天被哪个人打破。

殷郊分化后，殷寿终于给他分配独立的营帐，不再与四大伯侯的质子们同住。精力旺盛的少帅明显不喜一个人待着，每天不是与姬发加训，便是一同巡游山河，军中难能可贵的隐私空间于他而言无非是个睡帐。另外，说是专属于殷郊，姬发却出入得勤快……众人将两人相处的模样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面面相觑一阵后，把想说的咽进肚里。这也许是质子旅中最讳莫如深的话题，谁也不敢拿他们的关系戏言取乐，包括崇应彪。质子们都不傻，知道玩笑说太多，总有成真的时候。

“能不能轻点？”

药粉撒在背上伤口，激起一阵灼烧的剧痛，让殷郊不禁出声抱怨。

姬发真不知道自己还要怎么轻才好，冷言道：“知道疼就别受伤。”

惊讶于此人的没良心，殷郊也开始冒火，质问说：“我这是为救谁才受的伤？”

他不提还好，一提姬发更没好气，幸好伤口不深，否则他来给这人上药的勇气都没有，“我早就看到埋伏，能躲过去！就算躲不过也没关系，受点皮肉伤而已。……总之没有你帮我挡的道理。”

“道理？什么道理？”殷郊被彻底激怒，霍然起身，“因为主帅是我父亲？”

姬发没有理他，凭他们相识多年，他自认无需回答这个问题，于是只顾低头包扎好伤口，又从架上拿了件外袍给他披上。

殷郊烦躁地挥手推开，“我不冷！”

姬发气到咬牙，他想说这才刚立秋我自然知道不冷你就权当帮帮忙为我多穿点行吗？开口却是——

“东夷不比朝歌，气候湿寒，等冻到骨头觉出冷时已经晚了，下一场作战你恢复不过来。”

殷郊将信将疑地盯了姬发一阵，稍作犹豫后，本着宁可信其有的原则乖乖把衣服穿好，甚至主动收紧腰带。

姬发心下一阵轻松，因为他总算夺回对自己视线的控制权，不再流连那线条漂亮的胸腹，能看着殷郊的脸和他说话了。

但马上又有新烦恼。

——七年了，怎么还差半个头？

自尊受挫的乾元神色纠结，只道是来日方长，自己还能再长高些。殊不知多年后，一条奇闻在镐京人民那里可谓家喻户晓——“武王与王后共同出席大典，必穿增高靴。”

（四）

少年人各怀心思，话也就没说开，一口闷气堵在心，直到晚上都没消下去。具体表现为，该养伤的不静养，跑进人群里喝大酒，该发言的不吭声，倚在木桩上盯人。连姜文焕都觉得，今晚的庆功过于安静。

看出两人有蹊跷，崇应彪哪能错过，他本就打了胜仗正上头，提起坛酒便去招惹姬发。

“怎么了西岐小儿，今天差点没命，把你吓成哑巴了？想回家种地了？”

姬发笑了。

他头一回觉得崇应彪这个人知心识趣，竟在他最不痛快的时候主动送上门。

于是他抄起酒坛扣在来人头上。

混战开始。

等他好不容易发泄了一通精力，解决完崇应彪，抹着嘴角的残血环顾四周，一颗心却又提到了嗓子眼。

殷郊不见了。

他立马奔向轮值的看守。

守卫见姬发失魂落魄的，以为发生什么大事，也跟着紧张得不行，但一听说是询问殷郊去向，立马放松下来，笑道少帅不过喝多了去营外吹吹风，没什么问题，也知二人相好，还劝姬发不用担心。

姬发不与他多言，问过大致方向后便翻身上马，直追而去。他想别人也许没问题，但受伤的人不行，喝醉的人不行，他的坤泽不行。

这一路上心神不宁，似冥冥中有所感应，而等他顺着气息和声音寻到殷郊时，那人已被五六个夷族打扮的士兵逼至绝境，地上还散落着几具尸体。

“殷郊！”

姬发心中大骇，喊起他的名。

见到姬发，被围困的人也眼神一亮，像深夜里的星，露出放心的笑，然而下一刻，却被击中侧脑，步履失衡之下，整个人都开始摇晃，眼见就要跌进身后黑水湍急的悬崖。

睹此情形，姬发脑中一片空白，连呼吸也为之停滞。

一切都将失去意义。

除了那个正在消失的人，他看不到任何，想不到任何。

他不顾一切地冲过去。

那些夷族散兵本就是白日交战时的逃兵，此时被姬发浑身散发的气势所震，哪里还想阻拦，丢下同伴尸体仓皇逃命。

姬发拼命把手伸向殷郊，却总差那么一点，眼见来不及，他没有任何犹豫，转换身姿踏岩借力，在那人难以置信的眼神中，朝他飞扑而去。

这是他们第一次的相拥。

他陪他落入渊底。

(五)

殷郊醒转时，入眼刚好是漫天暮紫中的晨光乍破，映出远山轮廓。

他挺想多看一会儿的，因为这很美，而他很累。就是不知这斗转星移、日升月落，肯为他停否。

一只手贴上他的额头。

是姬发。

在武者反抗的本能发作前，他先认出了他的朋友。

于是他顺服，然后笑了，因为他们一起活着。

确认他没事后，姬发不再驻足，他还要继续找干柴，找食物，找能安全回营的路。殷郊身上有伤，必须尽快回去医治。

沉默中，殷郊用双臂撑着上身，缓慢坐起。他身体一向很好，鲜少有如此乏力的时候，不由得有些陌生。他发现自己身下垫着的布料是姬发的外套，衣物略微泛潮但不至于不舒

服，又想起昏迷前他们由于自己的过失跌下悬崖，于是感到一阵理亏，怀着歉疚的心情打量起正仅穿着里衣、忙前忙后的姬发。

“你受伤了？”

他注意到姬发额角和嘴边的青紫，是为了救他？

“崇应彪干的。”

姬发埋头往火堆里添草架柴，答得爽快。殷郊露出一副“你们又来了”的无奈表情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淮水下游。”

“你醒多久了？”

“不久。”姬发照顾着坤泽的自尊心，说了个小谎，其实他根本没晕过，否则才来不及把人拖上岸还把衣服弄干。

面对他明显是在故作冷硬的态度，殷郊觉得心里那点愧疚快被消耗完了，也开始释放怒意，“你到底在生什么气？”

“我们本来不就是在互相生气吗？忘了？”

“因为我不像某人，被人救还不知感恩。”

听到这话，姬发终于停下手上的活，转身看向殷郊，声里隐含痛苦，“你管这叫‘救’？”

他若救了殷郊，就该在他跌下悬崖前杀光那些贼兵，把人完好无损地带回营。而不是昨晚那样，在明知是死境却无力回还的情况下，跟他一起跳下去。

殷郊怔愣。

他也不明白，一起生是救，那一起死是什么？

他有点恐惧，恐惧自己即将发现的感情。

见他无言，姬发长叹一声，扭头继续做事。

殷郊就这样有些出神地坐在地上，看姬发取火，看姬发摘来野果，然后又去装水，还找了根不错的竹竿制成鱼叉，而他就坐在这里，只能坐在这里……平生头回，他发现姬发的好竟能令他难受。他知道这人一直给自己很多，甚至超出需要的多，假如不是因为身份，友情亦不足以概括，那就是……他逐渐冷了眉眼。

“你也觉得，坤泽只需要被保护，不该来军营，不该练武？”

他不是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坤泽，只不过既然是“别人”的看法，他可以不在乎。

“当年殷商来西岐征召质子，父亲命我和兄长比试箭术，谁赢谁去。我和父亲连夜作弊，才把我哥留在了西岐。他也是坤泽，他很强。”

“你喜欢你哥？”殷郊被自己的猜测吓了一跳，心脏开始抽痛。

姬发扬起下颌，面无表情地凝视着眼前这张即使看过多年、仍能令自己悸动的脸，发现饶是对殷郊，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，人可以离谱，但不能这么离谱，他被激怒了，于是他

更正道：“我在说我喜欢你。”

说完还嫌不够，姬发倾身上前，抓住明显已经陷入混乱的坤泽的肩，逼视着他的双眼，问他：“你真的不知道吗？”

初见即留心，何况到如今，他已经在用他的一切来对他好了，一个乾元对坤泽如此，你未嫁我未娶，还能是什么意思？

殷郊感觉自己的心像裂成两块，一半喜，一半怨，他颤声反问：“那你知道我吗？”

年幼或许无知，分不清在意和喜欢，但他都经历分化了，曾在击溃所有理智的混沌情欲中，只清明地看见过一个人的脸，所以当时他就认了，不是姬发也不会有别人，于是依然不设防，顶着众人日益暧昧的目光继续与他亲近，甚至明知他一个乾元比自己伤愈快，仍不由地去替他挡……要他如何告诉姬发，尽管他们还跟以前那样相处着，但其实他的心情已经不同，意义也早就变了。

姬发整个人惊在原地，听殷郊反问，他迅速理解了一切。

没有误会，没有自作多情，不必辗转，不必再猜，他们彼此心悦。

七年的相知相伴有了答案，忍耐与付出终于得到回应，姬发心中升腾起甘甜的狂喜，快活得简直整个人要飞起来。幸福过了头，几乎失去实感。姬发急于抓紧眼前的爱人，急需一些关系上的证明，于是迫切地俯下身，去亲吻那张唇。

殷郊依然在置气，再加上初次亲密的惊慌，下意识想要躲闪。但他很快便见识到姬发性格里究极恶劣的一面。看似不强加逼迫，只是揉捏着下位者的肩，但其实脾气黏人得很，他躲到哪里，执着的唇舌就紧跟到哪里，用一次次湿软的舔弄探寻他的底线，留下灼热的喘息催他心软，等他终于屈服，启开牙关，便毫不客气地攻城略地，逼他与自己一道纠缠，交换甜蜜的津液，直到殷郊受不住地偏过头去要恼，才换了温柔，追过去送上几个轻甜的啄吻，将爱人哄好，然后再来一次……

如是几回，殷郊被折腾得湿红了眼，耐心也彻底用完，于是狠狠将人推开，喝骂道：“有完没完？！”

姬发兴致被断也不怨，反而笑着问他：“你我就连互通心意时都要生气吗？”

殷郊不服，这话说得好像他才是恶人，反驳道：“明明是你欺负人。”

姬发错愕，然后苦笑摇头，“这就算欺负了？”才刚到哪里。

他重新欺近殷郊，眼底是深深的迷恋与宠爱，没有过分动作，只是抚摸上这人被自己疼爱至鲜红色的唇，然后缓缓放出信香……

坤泽收到乾元求欢的讯号，身体先是绷紧，然后迅速绵软下来，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面上起薄红，深处隐秘的宫腔也开始灼热、泛痒，舒缩着泌出准备被侵身的情液……一切都是亘古的本能，殷郊无法自控，陷入恐慌，“等等！……别……”他的制止未能说完，因为姬发在摩挲了几下后，将两根手指伸进了他口中，稍作探索，便模拟着某种节律在软舌间抽送，拨弄出黏连暧昧的水声……此时殷郊不复平日的气势和风度，他从未如此受制、被如此玩弄过，失去药物阻隔，乾元对坤泽如天倾般的压制让他感到恐怖，他感到屈辱，感到不甘，想挣扎，想逃离，但一对上姬发充满爱意的眼神，又什么都忘了。

见他如此可爱，姬发亦情难自控，信香的作用是相互，身下又是他等待了七年的心上人，他多想就这样把他进入、征服，看看这强悍的战士会被自己操弄出怎样的情态。他有多敏感？高潮时的表情？来几次会求饶？这些他曾在无数午夜梦回时僭越的幻想，终于可以一一求证。

但殷郊的背上有为他受的伤——他眼中掠过转瞬即逝的杀气——既已互通心意，来日方长，他们有的是机会探索床第之乐，他不想为一夕欢愉趁人之危。

于是他停下对坤泽的狎弄，温柔地将他抱住，说：“不闹你了，好好休息，我再去找点吃的，一会儿还要赶路。”说完自己也觉得可惜，又低头在殷郊唇上咬了一口，补充道：“回去继续吧。”

殷郊一直无话，乾元撤离了压制，他却并未感到轻松，仍提不起精神，直到姬发缓缓与他拉开距离，转身将欲离开，他才在心中铺天盖地的不舍中想明白。

“别走！我不能休息……”他朝姬发大喊，但实际发出的声音太过虚弱，自己都快认不出来。

姬发立马变了脸色，坐回他身边仔细查看。

殷郊按住他胡乱摸索的手，因为无力，只轻轻拂了下去，然后抚上面前乾元英俊的侧脸，神色平静地望他，望他，望他……随后坦言：“我信期到了。”

所以他如此困乏，如此燥热，连背上的伤都快忘记。可笑他常年吃药，这种事也辨不清了。此番突如其来的情潮，也许是受伤后的应激，也许是因为姬发方才的撩拨，但无论哪个原因……

“你得负责。”

(六)

——“负责”？

——没有药，也没有别人，如何负责？

姬发皱起眉，甩开脑中旖旎的念头，直言道：“我不能让你第一次在这里。”

无媒苟合已经委屈了他，更不能带着伤，幕天席地。

“有什么关系？”殷郊摇摇头表示不在意，“是你说来日方长，反正我们会做许多次。”

姬发一愣，他身躯僵滞，心中却掀起惊涛巨浪，澎湃着，撞碎所有语言。幼时在西岐，他曾以为自己拥有很多，鲜衣怒马，放浪少年，要做个受人敬仰的大英雄。后远赴朝歌遭人冷眼，见识过殷寿的威武，便想做个能出头、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将领。而现在，望着眼前自降身份、自敛锋芒，柔服地任君采撷的心上人，他深觉自己如此卑劣，如此贫瘠，却又从未如此野心勃勃……不够，那些都不够，想把一起走过的所有山河送给他，以天下荣华为他加身，生生世世锁在一起，他姬发现在什么也没有，但未来会给所爱之人最好。

殷郊见他已如此直白邀请，乾元却仍不为所动，顾自沉浸在莫名深沉的思绪里，便也不再等待——等待从不是他的长项——施力将愣神中的姬发压倒在地，然后在他惊异的目光中，褪去外衣与下着，坐到了他的腰间。堪堪蔽体的里衣、散乱潮湿的发丝，皆无损于他的潇洒，殷郊居高临下地望着姬发，扬起嘴角，言语中的傲气恍如当年初见——

“碰不到伤口了，尽你所能吧。”

这一次，姬发依然不会拒绝。

他双手抚过坤泽的每一处肌理，细腻柔韧，蓄藏着蓬勃的力量，偶尔经过一些细密伤疤，姬发眼中泛起崇敬与兴奋，情欲更甚，这是一具与他同样强大的战士的身躯，即将被他拥有。而当他微颤的指尖试图探入坤泽禁区，殷郊突然轻吟出声，摇乱一头鬓发，对他说直接进来。

他已经很湿了。

姬发不言，只是掐住坤泽的腰，将自己的硬挺往某处顶了几下，他虽然也无经验，但料想这个尺寸硬来应该是进不去的。殷郊因超出想象的触感红了脸，便再不逞强，趴到乾元身上，忍住羞耻和吟哦，任其扩张。

紧致的嫩穴被一根又一根的手指蛮横撑开，刚感到撕裂的痛，旋即由一汪春水浸润，随乾元进出的动作啧啧作响，瑟缩、吸吮，似在品尝。内壁的牵扯刺激到深处的泉眼，带来阵阵快感，但终究隔靴搔痒，越来越无法满足，痒得殷郊红了眼睛，手撑在姬发的腹肌，难耐地抓挠，委屈地哽咽着，向他索求更多。

于是姬发不再忍耐，扶起自己的昂扬，向那水光潋潋的小口送去。进入的过程依然艰涩，殷郊想表现得坚强些，但终究雏子破处，又是这么深的体位，每每以为达到极限，却发现粗长的性器仍在挺进，引起内里裂帛的痛楚，他是战场上受过不少外伤，但从未有这种把身体交给别人、由内一寸寸撕裂的经验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吃下多少、能不能满足姬发，因此尚未被完全进入，就倒进姬发怀里，抱着他，请他慢些。

姬发的脑子被快感炸得失神，他着迷地抚摸着爱人的小腹，看着那粉嫩的穴口羞涩地吞进他的敏感，然后给予火热紧致的包裹，不敢相信自己竟占有了如此完美的坤泽，而在不远的未来，这里还将为他孕育……姬发沉下目光，感觉那处又大了一圈，手肘撑起上身，调整成一个方便向上顶弄的姿势，随时准备爆发。所以当身上的坤泽脱力停下时，他只是轻抚过爱人汗湿的后腰，然后有些残忍地压下，同时腰间用力，重重地将自己楔入。

殷郊一边吃痛，一边体内的欢处被直接顶到，又疼又爽，于是再无法抑制口中呻吟，颇为怨愤地捶打起乾元的肩背，尽管以他目前的力气，全沦为行事时的情趣。

“能不能轻点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姬发将上身坐直，捧住爱人的脸与他亲吻，唇舌相交，缠绵悱恻，下身则将顶端抵于深处狠狠碾磨，预告即将开始的交欢，如此几下，怀中坤泽已为他彻底发情，香得醉人，大波热液浇淋在他的性器上，催促他挺伐。

最初几下极重，处子不得要领，过于紧致，姬发便以几个狠顶将其拓开，待这幅身躯认主，软肉从挣扎变为服帖，进出变得畅快，他便掐住坤泽的腰，换以大开大合的操干。

殷郊以前只自己用前面纾解过情欲，未尝过与人相交的极乐，所以什么都很懵懂，连被顶到哪里算舒服都不晓得，只是全心信任着姬发，与其一起摸索。但好在乾元自有本钱，再怎么无知，再不懂技巧，抓到坤泽的敏感点全力抽送个几百下，也足够让其泄身了。

所以当高潮猛烈袭来时，殷郊尚不知发生何事，只觉腔内不受控地绞紧，快感热得发烫，全身一阵酥麻。而在他平复完，听着身下滴滴的水声意识到自己被姬发操服时，比起心里那点羞耻，他更觉快乐、餍足，于是扬起笑容看向姬发，欲与他温存。

只见乾元正一脸晦暗不明地盯着他。

“姬发？”他不知为何。

姬发望着他苦笑一下，继而正色道：“明日，我定自缚跪于帐前，请主帅治罪。”

殷郊十分疑惑，但来不及询问，便被他拉过去换了位置，被姬发压着，野兽般趴跪在地上。

身后那人竟还调笑。

“这样也碰不到伤口。”

“姬发！你...！啊.....别.....”

被重新进入的冲击让殷郊一时失声，而且可能因为做过一次，穴内仍湿软，乾元顶进来的第一下就用了全力，动作间冒着一股火气。殷郊后知后觉地想起刚才自己是舒服了，但姬发还未泄过，只当他是急着逞欲，便也不再多加挣扎，甚至随姬发的律动配合起来，扭头与他亲吻，帮他快些出来。

有什么不对。

腹内传来异样的刺痛，殷郊痛呼一声，皱起眉。

姬发似浑然不觉，仍朝那块软肉猛烈进攻。

疼痛愈加剧烈，变得难以忍受，殷郊的额上冒出冷汗，身形将要维持不住，想回身质问，却被拦腰拉了回去，再次撞上那根凶器。漫长的折磨里，他感到内里有什么地方正在敞开，于是他终于明白姬发想要做什么。

他要给他落印。

与他私定终身。

“那里...不行.....求你.....”

殷郊知道，身为坤泽的自己早晚都有这么一天，但真要这么早吗？他很犹豫。

“你不会有别人了。我也是。”

失控的颠簸中，姬发喘息着在他的耳边宣告。

“刚才你已经为我打开了，我没进去.....现在再来一次，嗯？”

殷郊苍白着脸，已然疼得说不出话，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敞开内腔是什么感觉了，没想到被动破开会这么遭罪。

半哄半强迫之中，坤泽最终顺从了乾元的强悍，粗壮的性器闯入孕育生命的神圣宫室里，开始成结射精。姬发喟叹着酣畅的性事，压制住身下坤泽不允他逃离，然后俯身寻到他后颈那处香缘，用力咬下。

比起此时姬发脑中盈满的山盟海誓、死生契阔，殷郊的想法则要简单的多——很疼，但能忍。

所以当完成落印的乾元探过头来与他索吻，他还好心回应了对方。

然而.....

“怎么还没完？！”

殷郊有些崩溃。原本他看事后姬发死命抱着自己、怕自己跑的模样还挺可爱，然而现在他真想跑了.....疼痛已然持续一刻钟，乾元的性器却还在给他喂精水，涨得他越发难受，小

腹都微鼓起来。

“落印时的成结是这样的，我抱你躺会儿吧。”姬发说得温柔，手上却加了力气，肌肉贲起，把人锁得更紧。

殷郊还欲发作，一转头却溺入自家乾元眼神的海，于是就那么与他相互凝望着，忘记了时间。

“我爱你。”姬发突然说。

殷郊眉目一动，却问他：“你会回西岐吗？”

他不想与他分开。

姬发笑了，像是嘲笑他问的太傻。

“我遇到你，要了你，可不是为了远远地望着你，最后各自远方各奔东西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殷郊追问。

姬发敛去笑意，轻声正色道——

“你在哪，我在哪。”

(七)

他们二人回到营地，从王府跟来的随行军医早已恭候多时，匆匆把殷郊领走。

姬发在帐中还没研究好要把自己怎么个绑法，就先收到了主帅的召见，只好作罢。

明明是殷寿找姬发过来，他却一言不发，甚至低头处理军信看都不看来人。姬发原本准备了好几套说辞，打算根据殷寿想法见机行事，孰料直接被晾在一边，无法，只好先跪下。

这一跪，倒把殷寿跪出了话，说冀州侯苏护据险死守，殷商派去的军队久攻不下，想来不日便会命他亲征，到那时，他会把质子旅作为主力。

姬发听得明白，拜谢后退下。

当晚，刚定情的少年爱侣忍不住再次同宿，遒劲的肢体在红帐间交缠，情浓入骨时，姬发又在殷郊的内腔成结，摸着颤抖的唇，允诺他，“此次征讨冀州，我定立下大功，向你父亲提亲。”

夜已深，轻约白首的少年瞳如点漆，透亮得像摘过天星，殷郊心神剧颤，嘴上张张合合，终究说不出软话，“看来我得在你背后好好盯着，免得你冲过头，反成拖累。”

姬发笑着吻上他，腰间缓缓挺动，为下一番云雨蓄势。不与他反驳。

他有时自己也纳闷，明明他们正值年少，为何内心却总飘着一股会失去殷郊的恐惧。珍贵的相处时间，用来斗嘴太浪费，还是相拥吧，像明日就要天崩地坍那样相拥，用此刻的每一刻，好好爱他。

除去夜间私会，姬发与殷郊的相处并没有多大变化。相融的信香瞒不了任何人，但他们也没打算瞒，只是不想带歪军中风气，让兄弟们不自在——主要怕鄂顺不自在。姜文焕向来不看不管，崇应彪则是另一个极端，无论姬发干啥都死盯着挑刺，渐有入魔之相。

但姬发某天突然发现，殷郊不跟质子们一起训练了。

他第一反应是殷郊身体出了问题。按理说被落印的坤泽体质会更稳定，更适应人群才对，为何躲起来？他连忙去找人，结果从殷郊那儿得到的答案是他不能跟姬发一起训练，因为身体有反应。

殷郊被姬发找到时，正在绑武器的缠带，看那乱七八糟的结，就知道主人情绪不佳。殷郊的确郁闷，以前他习武哪有这么多心思，还能好强争胜地跟姬发比肌肉。然而现在，一想到姬发练出来的力气一半在战场上对付敌人，一半则在卧榻上对付自己，甚至一大半都在对付自己，他就不自在。

姬发笑他敏感，殷郊倒觉得自己很正常，直言：“我若对你没反应，怎会跟你一起？”

姬发眯起眼睛打量他，心想自家坤泽真是个妙人，平时说句情爱之话像要逼死他，这种事却又很坦荡……他垂下视线，欣赏了会儿殷郊与绳带的搏斗，幽幽开口：“今晚把你绑起来做吧。”

匡啷！

鬼侯剑掉在了地上。

姬发俯身拿起，重新帮他绑。手法比他利落多了。

殷郊怔怔地看着，又抬眸看一阵姬发，起身急匆匆地走了，剑也不拿。

姬发没立即追，知道这人被自己吓跑得冷静冷静，于是在原地耐心把活干完，方提剑去哄。

又过几日，殷郊收到母亲的例月传信。

他未向母亲禀告过与姬发结契之事，以为她不知道，于是姜氏也就当作自己不知道，只字不提少年们的私情，唯在信末提醒儿子继续服用随信送去的丹药。

殷郊捏着那小药囊，见与之前别无二致，不过换了个颜色，于是拆也没拆地收拾了起来。

他现在有姬发，已经不需要吃抑制信期的药了。

拔营北伐前夜，少年人本想最后亲近一番，但不知为何，坤泽的宫腔一直不肯打开，甚至稍加顶撞，便起钻心之痛。殷郊疑惑，还兀自强忍，但姬发不敢再试，草草收场给两人披上衣物，抱他休息。

帐内气氛狐疑，帐外亦不平静。

天中乍响一道惊雷。狂风呼号。盛夏将末，秋雨欲来。

殷郊原本在姬发怀中安歇，突然睁开眼睛，似有所感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姬发眼中关切，担心他仍因自己方才的莽撞而不适。

殷郊摇摇头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只是不安，没有理由的不安。自从接到征讨冀州的命令，本想与以前一样凡事遵从父帅指示、按部就班即可，但殷郊血脉里的本能却一直在警告他得做些什么，不能任之发展……殷郊面上不显，但内心生出悲观的预感，此去冀州恐不太平，甚至他的一生将不太平，此刻正是他此生与姬发最无思无虑的相拥。

他抬起头，突向姬发发问，“你说你想娶我？”

姬发不知他所意为何，坚地点头。

得君如此，殷郊脑中杂乱的念想得以沉淀些许，他自知非耐心之人，但愿意为姬发挑战一次自己的弱处。

“我等你。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一直等你。”

再无需其他语言，他们紧紧相拥在一起，任外面疾风骤雨，这一次，他们不会坠落。

百味烟火淬人，红尘岁月败身，令青丝落雪，佝偻了矫健。

嫣然眉目变阑珊，留不住天地缓缓，然天地若无情，不生一切物，纵不予坦途，亦不降穷途。

待尘世百转，因果几番，自有对酒拓身姿俯视苍莽，疏狂忘岁，执子之手，逐月踏风，游遍新旧山河。

凡人噤声不敢言，唯恐惊扰这对云中客，天上仙。

END.

End Notes

额闭关两天写文，出门惊见人间改换新天地，青天来啦！好日子到啦！姐妹们你们咋才来！早两天我就不用自己写躺平等喂就好了欸！！

以下为当时写作动机……

一：睿智的你是否和我一样，在二刷orN刷的时候越看越觉不对劲——姬发殷郊是友情max开局是吧，那咋旁人也对姬发忌惮得很？追狐妖追到鹿台，姬发跟着殷郊扭头对待卫说了句什么就带刀进去了，而他身后原本一起巡逻的就被拦下。还有姬发窝藏殷郊，比伯侯再不信也不敢来硬的，只能尾随着姬发阴暗爬行……最那啥的，殷郊见识过父王真面目后本来不想活了要把命还给他，咋第二天看到姬发提“头”来

见，就变成“死也不会放过你”？如此种种真的只因“朋友”关系？我不信【鲁豫.jpg】

二：感谢B站萧酒画剪的超棒的视频，她的厨力激励了我！（我还是太太高赞评嘿嘿好开心）

三：在B站和论坛被骂水军骂到疲惫……对对对我是水军，我还接约稿呢！颤抖吧哈哈哈哈——呸！怎么可能跟封一的宣发做同事，嫌命太长找罪受？【指指点点】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